人情世故

宁白

这是在街谈巷议中，一句耳熟能详的成语。

年轻时，常听母亲讲，弄堂里某某人懂人情世故。可是，在我眼中，某某人无非是圆通、善打交道而已，少了是非、原则和骨气。这个成语，在我的理解中，并不完全是褒义。

年长后，记住的一些人和事，让我感叹的，却不少都与人情世故有关，这让我重新审读这句成语。

在大兴安岭下乡时，有一年冬天，一位怀孕女知青要回南方家中待产。步行至一个筑路连时，天色已晚，女知青走不动了，想在筑路连的姐妹们那里留宿一夜。这是个由知青组成的筑路连，都是南方人。女知青来自较远的采伐连，互不相识。当大家知道女知青是未婚先孕，都投以鄙视的目光。在当时，未婚先孕是道德败坏的行为。没人敢、也没人愿留宿这位同道插友。冰天雪地、寒气逼人，女知青挺着大肚子站在院落的寒风中，独自流泪。这时，有一位绍兴籍的女知青向她走去，在大家疑惑的目光中，把她扶进了屋里，给她倒热水、买晚饭，让她躺在自己的床上。晚上，绍兴女知青挤到了其他女同伴的被窝里。

回城后，绍兴女知青成了当地一家大企业的领导。两位都当了妈妈的女知青，成了终身的朋友。

我给母亲讲了这个事，母亲说了一句话：这个绍兴女人懂人情世故。这让我悟到，懂人情世故，就是善于感受人的性情，能够掌握事情的本真。怀孕女知青孤身一人，渴望同伴的帮助；而她有孕在身，如在极地寒气中久留，则要危及两条生命。绍兴女知青的挺身相助，体现出她对怀孕女同胞的深切同情和孕身需要爱护的常理判断。母亲讲的懂人情世故，不仅正面，而且，要做到，还不容易。

后来，我去了大庆油田工作。

在油田，听到这样的故事：当时的油田总指挥，每年大年三十，都会坐着吉普，带着白酒，去荒野中的钻井队，向工人拜年，与钻井工人对饮两杯。可以想见，荒漠草原的帐篷内，钻井工人与油田最高领导干杯时，心中的那股热乎劲。这除了白酒的功效，一定还有领导对他们关怀的暖意。

可是，也有人曾经说，总指挥的“白酒拜年”，是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。听到这样的说辞，我当时心中冒出的词，就是“人情世故”四个字。这位总指挥懂钻井工人的心情，他们想家；也深知在大年三十，与钻井工人“干一杯”，不仅对他们，也是对所有大庆职工和家属的一种安慰。这是彼时的“世故”。

总指挥的女儿与我，曾经都在大庆油田指挥部“二号院”外的一幢平房内办公，女儿文静内敛，从不聊及父亲。可以看出，这位总指挥深谙人情世故在家庭教育中的成果。他体恤大庆人，为发展大庆竭尽全力，让大庆人对他怀有深切的感情。他后来去北京当了石油部长。在他去世后，遵遗嘱将一部分骨灰留在了大庆。大庆人常去探望、祭拜，表达对一位懂人情世故的领导人的民心回报。

通人情、懂世故，让人看到的是理性和客观的思辨；而付诸行动，则需要按常情和世事的理据去做。感同身受和勇于担当是这句成语的要旨。这不仅在工作和社会交往中是如此，在家庭生活中，也同样如此。有时候因为我们情感上的倾心和执着，或因为我们对一些事实的不知原委，漠视了亲人的性情表达，误判了事情的真实是非，留下的遗憾，常常令人刻骨铭心。

我的小弟是位极孝顺的儿子，长年陪侍在父母身边。父母同龄，90岁后，饭量减少，有时不思饮食，父亲还有失智病疾。小弟便常骗、哄他们吃饭，有时还用恐吓手段压两老进食。他是多么想让他们多吃点，以延年寿！可是，他不知道，老人高龄或进入失智状态，吞咽功能会减弱，这时逼其进食，会让他们痛苦不堪。等小弟了解此事时，两老都已去世。小弟为自己曾经的无知，后悔不已。我看到小弟表达心情的文章，百感交集。

“体悟人心，辨察世事，应是我们一辈子要认真做好的功课”。有一次在钱塘江边散步，突然想起母亲在世时所说的家长里短。我仰望着江上高远的天空，心中想对母亲这样絮说。

肥皂

（新加坡）尤今

去塔吉克斯坦南岸城市忽毡的集市逛，在多家店铺里，看到堆积如山的肥皂——非常粗糙、非常朴实的肥皂，一块一块高高地叠成了一个一个小丘，空气里氤氲着一股纯粹而又原始的清香。

我饿有兴味地驻足而看，看着看着，猝不及防地掉进了时光的隧道里……

很多很多年以前，这种肥皂，是家里常备的。

每隔一段时日，母亲便会从百货店里捎回长长的一条肥皂，泥黄色，土里土气的。肥皂很硬，母亲用菜刀斩，尽管不曾用尺去量，可是，刀起刀落，长长一条肥皂旋踵便被均分为大小一致的方块儿。母亲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放进梳打饼盒里，用完一块，再取一块。每天早上，草草地用过早餐后，母亲便会把装满了一家大小脏衣服的大桶提出来，把衣服扬开，一件一件依次摊放在硬邦邦的洗衣板上，手拈肥皂，在衣服上仔仔细细地擦呀擦的，每一寸污垢都不放过。擦过之后，就用力地搓，慢慢慢慢地，搓出了几许黄兮兮的泡沫，冲水；然后，再放入盛满清水的大盆里，反反复复地漂洗。洗好后，猖獗的阳光已经蹿满了天和地。母亲一面把衣服晾在竹竿上，一面絮絮地说道：“衣服啊，过水香，过日暖！”是真的呀，漂洗过而又晾晒过的衣服，总会飘散出一股非常好闻的味道，那是一种干净的味道。当时年纪小，不知道这种香味其实是搀和了母亲手上的芬芳的；而这种芬芳，是从母亲手掌上的厚茧一点一点地渗出来的。出身于富户的母亲，十根如玉似绢的纤长手指，原本是充满了青春奔放的表情的——欢喜、梦幻、憧憬，还有，无穷无尽的欲望。然而，婚后，手中这块粗陋的肥皂，就宛如一个蹩脚的魔术师，把她那双犹如柔荑青蔥般的手变得如同沙砾和麻布，而手上的表情也全然改变了，变得安分、安恬；知足、满足，还有，无穷无尽的爱。这双手，让她的四个孩子在穿着有补丁的校服上学时，昂首挺胸，为校服所飘送出来的洁净香味而深感自豪。隔了很多年之后回想，我依然深刻地记得，那是一种很有庄严的感觉。

走路的云

随着经济蓬勃的发展，新加坡千家万户的生活面貌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些老土的肥皂，已被时髦的洗衣粉全面取代了。家里添置了洗衣机，当邋里邋遢的衣服在洗衣机里“颠三倒四”地来去翻转时，母亲脸上的笑意翻江倒海。如果啊，母亲过去不曾经历过用肥皂搓洗衣服的辛苦，当然也就难以领略到当前一切自动化的幸福。母亲的快乐，是深具内涵的。

目前，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塔吉克斯坦，肥皂依然是许多主妇洗涤衣物的恩物。和当年相比，最大的不同是，单调的泥黄色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了，肥皂们变得缤纷多彩，白褐青红黄紫蓝绿，有一些居然还是双色的，乍一看，我差点误以为是可口的糕点呢！对于塔吉克斯坦主妇们来说，买一台洗衣机、买一大包洗衣粉，是她们生活里最大最圆的梦。然而，有一天，当她们孩子们的衣服飘荡出洗衣粉那充满了化学物质的浓郁香气时，她们也许便会深切地缅怀与肥皂长相伴的日子，因为呀，那既标志了一个淳朴无伪的年代、那也凸显了一家人同甘共苦的亲密和谐。

那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回不去的时代。

案上横琴温旧课

庞荣棣

“晴光旷渺绝尘埃，丽日封窗晓梦回。禽语泉声通性命，湖光岚翠绕楼台。山中岁月无今古，世外风烟空往来。案上横琴温旧课，卷帘人对牡丹开。”这首七律是史量才的一首遗诗，写的是在杭州的“秋水山庄”与琴侣妻子共度生命最后温馨时刻的情景。他因操持馆务特别繁忙劳累致旧病复发，驱车到杭州的自家新筑不久的山庄里疗养月余，某日，晓梦带着诗意灵感醒来，一气呵成了世外仙境。不料，竟成了最后绝响。

1934年11月13日下午，史量才等6人，自西湖边的“秋水山庄”出发回沪，在他出资金修筑70公里的沪杭公路上，被埋伏在公路两旁的6名黑衣人狙击身亡。

被民众将众报纸统称“申报纸”的权威大报《申报》，于1872年由英国人美查创刊，至1949年被终刊。到民国初年，由史量才接办了22年，他励精图治，将濒临倒闭而抛盘的《申报》推上我国伟大报业辉煌最峰巅。一直以来流传着老报人“谈申报，必谈史量才，谈史量才必及沈秋水”的口碑，可见，《申报》与史沈夫妇的特别贡献和缘分。

传说中的沈秋水曾是青楼一聪慧伶俐的雏妓，能唱擅琴。曾遇军政要员、家有良田三千的公子哥、王室贝勒，随同报界朋友前往最为清寒者史量才偏偏与她因琴生情。

1932年，史量才购下了西湖岸边北山路3.605亩空地的70年地产权，仿《红楼梦》怡红院格局，建造了两层三开间主楼，史量才以次妻名字命名，亲笔题写大门牌楼额上“秋水山庄”。庄主夫妇切磋琴技，重温旧课，是最令人艳羡的琴瑟和谐琴侣图。夫君逝后，失群孤雁的秋水，搬出了来宾贵客络绎不绝的上海史公馆，将二楼办成“仁济育婴堂”；“秋水山庄”也腾出来，办成“尚贤妇孺医院”为当地缺医少药的山民服务。

1951年1月29日，秋水以“史沈双清”名签在“转移与上海总工会已完手续”的一纸协议上。“文革”后，庄名一度被改为“西子楼”，上世纪90年代后，改回原名。2016年G20召开前夕，西湖美景核心区建筑整治刷新一番，而今年2月荣获浙江省嘉奖的金鼎级“新新饭店”正处其中。“秋水山庄”是这著名文物饭店里最小、名声最大的一栋小楼。可是当山庄围墙被刷成黄色时，市民那不依不饶的反对声浪“秋水山庄不是庙！不是庙！”在网上、电视屏幕上广为传播。为此，饭店领导邀请各有关专家与市民代表一道协商定夺，统一选择了铁灰色。此事发生在沈秋水已魂归黄泉52年之际，其中高情厚意，令人动容。

无独有偶，2017年1月2–3日，“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”的金字招牌闪闪发亮地悬挂在浙江理工大学里学院门墙上，这一全国首家以自己母校（史量才毕业于曾经的杭州蚕学馆）杰出学生名字命名的学院横空出世，不仅为了纪念英烈，更为了激励学子们以老学长三格精神鞭策自己，报国有方，助推社会风清气正。

镜头与诗歌

田永昌

从1987年9月首次应邀访问泰国，并即兴写下本书第一首摄影诗，至今已走过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先后完成了一百五十多首摄影诗，现从中选出九十首交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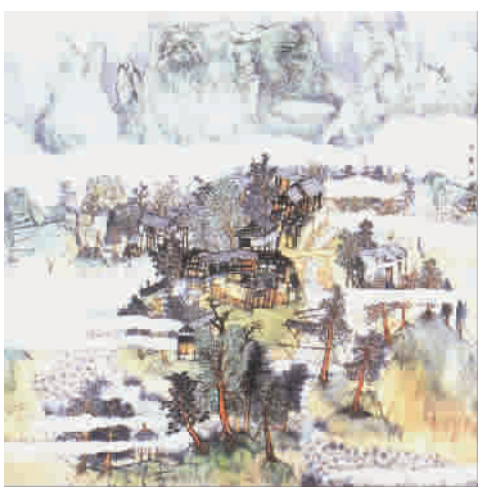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摄影诗的创作，积三十年的创作实践，我的体会是，它既非诗配摄影，也不会是摄影配诗。而是刹那间两种艺术交相融合而孕育出的作品。譬如在巴西伊瓜苏大瀑布，当我进入景区，大大小小瀑布迎面扑来，我激动地举起相机，镜头里是高高的悬崖上飞腾起伏、气势惊人的瀑布，彩虹挂满山川，水珠狂飞四溅，这时，手按在快门上，脑海中却立即蹦出“在这里，每一粒水珠/都高高站立”，当快门连续按下，一首诗也基本完成了。这就是本书中的《伊瓜苏大瀑布之瞬间》。边读边看照片，我相信审美的感觉会是不一样的。

再譬如罗马大竞技场，这是当年以奴隶的生命终结博取达官贵人一笑的血腥之地。尽管这种残忍的血腥游乐早已终止，今天大竞技场只是作为旅游景点供人参观，但当我随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游人走进去，举起相机拍摄时，镜头里虽是早已在书画中熟悉的画面，但脑海里却瞬间蹦出这样的诗句：“把别人的死亡/当成自己的欢乐/随便抓起一把土/都捏得出血/不管历史怎样变迁/这里展示的都是罪恶”。

序跋精粹

今天，面对即将成书的摄影诗，一幅又一幅，似乎让我又回到创作的现场。如果没有照片，不是摄影诗，就不会有这种感觉。这里，我还需说明一点，这三十多年，我在不同国家拍了几万张照片，有不少照片还很有特点。也创作了几百首诗，有的诗也很有韵味。但那不是摄影诗，只是单项创作而已。作为摄影诗，总共也就这一百五十多件。这些照片和诗是同一时间让我获得创作灵感的。因此，编选本书时，有一些国家和地区，虽然有照片也有诗，但那不是同时创作而成，就没有收入。如前所说，摄影诗的前提不是诗配影，影配诗，两者必须同时进入灵感区，因此，这种创作比之单一的艺术创作更难。

（本文为上海远东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英文对照本《田永昌环球影诗》后记节选）



古寨清岚 （中国画） 何加林

十年上影节 无尽翻译路

张可平

我第一次参加电影节，是在2007年，那时，电影节组委会的唐丽君老师在上海的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上看到我，之后他们就来邀请我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，做翻译工作。

那次我翻译了两部片子，一部纪录片，一部故事片，故事片好像叫《密谋》，纪录片就是《精彩人生》，记载了奥地利萨尔斯堡一群智障人的日常生活。正巧这一年的10月份要开特奥会，这部片子在当时还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。

自那以后，电影节的翻译工作我都没有间断过。这期间，我的妻子去世了，她是2012年3月20日走的。那一年的5月，我开始翻译电影《神偷奶爸》。当时唐丽君老师跟我说，你还是干点事情，干点事情可以不胡思乱想，她说你翻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卡通。我就接了这个工作，这也是我翻译过的唯一一部动画电影。

十年来，电影越来越亲民了，电影的数量和形式也远远比我们那个年代多。刚开始我翻译的电影人物很少，也没有什么大片，到如今我翻译的电影制作越来越精良，电影里的人物也越来越多。比如我在2015年翻译的《捍卫普林西普的人》，这部片子牵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讲述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世界，里面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角色，翻译时难度也更大。我印象深刻的，还有2011年翻译的德国影片《摇滚青春》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歌舞剧，里面的人唱唱跳跳，很幽默也很好玩，而且对白不多，我翻译起来比较轻松。虽然我本人没有去影院看这部片子，但据说这部影片当时的上座率非常高。

对于我来说，电影是书和报刊之外另一种反映生活的形式。我从小就很喜欢电影，但我没有做过翻译电影的梦，也没有想过进入电影行业，总觉得电影离我们很远。没想到最后我从事了和电影这么亲密的工作，还一干就是十年。我有幸加入这个队伍，成为电影行业的一名参与者，很神奇，也很惊喜。

可以说，电影节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尽管我残疾了，但是我一直希望不要过很单调的生活，而是要像泰戈尔说的“生如夏花，死如秋叶”那样。电影节丰富了我的生命，也让我认识了许多朋友，尤其是2007年我参加电影节之后，新民晚报的俞亮鑫老师发了关于我的文章，其他的一些报纸、电视台也报道了我的故事，之后就有许多人通过媒体了解到了我的电话，询问我的地址，这些素不相识的朋友到我家里来，跟我交流，告诉我他们的观影感受。也正是通过接触各种各样的人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，让我在翻译时能够更贴合观众的需求。

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，我对电影的走向、电影节的走向不敢妄加评论。但据我了解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观影人数已经超过了东京电影节，在影片数量上也不输国际其他电影节，尽管相比于戛纳这类老牌电影节，我们仍有不足，但确实能看到上影节发展得越来越好了，也真诚地祝愿它今后会更加好，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。我也会继续参与上影节外国影片的译制工作，与它一路同行。

十日谈 影视盛宴

跨越30余年的长跑，请看明日本栏。